

書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

鄉黨第十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此篇唯記孔子在魯國鄉黨中言行故分之以次前篇也此篇雖曰一章其間事義亦以類相從今各

依文解之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王曰恂恂其

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鄭曰便便辯也雖辨而謹也

朝與

下大夫言侃侃如也

孔曰侃侃和樂之貌

與上大夫言誾誾

如也

孔曰誾誾甲正之貌

君在蹠蹠如也與與如也

馬曰君

也蹠蹠恭敬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

疏

孔子至與與如也。正義曰此節記言語及趨朝之禮容也孔子

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恂溫恭之貌言孔子在於鄉黨中與故舊相接常溫和恭敬恂恂然如也似不能言者



道其謙恭之甚也凡言如也者皆謂如此義也其在宗廟  
廷便便言唯謹爾者便便辨也宗廟行禮之更朝廷布  
所當詳問極言故辨治也雖辨而唯謹故朝與下大夫言  
之貌下大夫稍卑故與之言可以知樂也君在與與  
也者君在謂視朝時也與與恭敬使威儀中適與與  
之貌既當君在之所故恭敬使威儀中適與與  
**召使擯**鄭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也  
**色勃如也**孔子曰必足躩如也  
**足躩如也**鄭曰必足躩如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鄭曰  
也包曰足躩也  
**趨進翼如也**鄭曰趨進翼如也  
**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鄭曰復命曰  
曰此一節言君召孔子使為擯之禮也擯謂主國之君所使  
出接賓者也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者勃然变色也足躩盤辟  
不致懈慢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者謂交擯禮  
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  
**趨進翼如也**鄭曰趨進翼如也  
**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鄭曰復命曰  
**疏**君召使擯至  
君召使擯至  
君召使擯至

命時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衣前後檐如  
也趨進翼如也者謂疾趨而進張翼端好為鳥之張翼也賓  
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謂賓禮畢上揖送賓又告白君賓  
已去矣不反顧也。註鄭曰至如也。正義曰云揖左人左  
其手揖右人右其手者謂傳擯時也案禮儀自相為賓之禮  
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副及行人若諸侯自行則  
介各從其命數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變若主君  
是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擯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一人所以  
不隨命數者謙也故並用強半之數也賓若至公來至門外  
直當闕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當軼北嚮而立鄭許考工記  
云軼軼末也其侯伯立當前侯胡下子男立當衛註衛謂車  
輓其君當軼而九介立君之北嚮迤西北並東嚮而列主  
公出直闕東南兩嚮立擯在主人之南迤迤東南立並西嚮  
也使未擯與末介相對中間傍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既竟  
則主君就擯求辭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許人求諸已恐為  
他事而至故就求辭自謙之道也求辭之法主人先傳求辭  
之言與上擯上擯以至次擯次擯傳以至末擯末擯傳與  
賓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答辭隨其來意又從上  
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又傳與末擯末擯傳相次而上至於  
主人傳辭既竟而後進迎賓至門知擯介朝位如此者大行



人職文又知傳辭拜迎賓前至門者司儀職文其傳辭司儀  
之交擯也其列擯介傳辭委曲約聘禮文若諸侯使大夫  
相聘其介與主位則大行人云卿大夫之禮各下其君二等  
鄭註云介與朝位是也主君待之擯數如待其君其有異者  
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南面而立也若公之使亦直闕西北  
嚮七介而去門七十步侯伯之使列五介而去門五十步  
男之使三介而去門三十步上擯出闕外闕東南西南嚮陳介  
西北東面遷迤如君自相見也而未介末擯相對亦相去三  
丈六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而上擯進至末擯間南嚮揖賓  
亦進至末介間上擯與賓相去亦三丈六尺而擯揖而請  
事入告君君在限內後乃相與入也知者約聘禮文不傳辭  
司儀及聘禮謂之旅擯君自來所以必傳命者聘禮云君子  
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若天子春夏受朝宗則無迎  
法受享則有之故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鄭云朝先享不  
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若秋冬親遇一受之於廟則亦  
迎法故郊特牲云朝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明冬遇依  
禮也以其擯之禮依於傳命故擯左人左其手指右人右其  
手一俛一仰使衣前後擯如也。註鄭曰傳命白君賓已去  
矣。正義曰案聘禮行聘身私朝禮畢賓出公再拜送賓不  
去。註云公既拜賓送聘身不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願矣

於此君可以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孔曰立不中

反路寢矣孔曰門行不復闔孔曰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包曰過君之空位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

氣似不息者孔曰皆重禮也衣下出降一等逞顏色

怡怡如也孔曰先屏氣下階也孔曰沒階趨進翼如也孔曰

也下復其位跋階如也孔曰來時疏入公門至跋階

此一節記孔子趨朝之禮容也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者

公君也鞠躬如也躬身也君門雖大斂身如狹小不容受其

身也立不中門者中門謂棊闕之中是尊者所立處故人臣不得當

有棊棊謂之門棊棊闕之中是尊者所立處故人臣不得當  
之而立也行不復闔者復闔也闔門根也出入不得踐復闔  
限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為不敬過位色勃如也  
足躩如也者過位過君之空位也請門屏之間人君立之  
處君不在此位人臣過之宜敬故動然變色足躩而為







也蓋珠為穀稼及蒲葦之文蓋皆徑五寸故大行人云子執  
穀璧男執蒲璧五寸是也凡圭廣二寸厚半寸剡上左者  
寸半知者聘禮記文其璧則內有孔外有玉其剡謂之好若  
爾雅釋器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環肉好若一謂之  
環此謂諸侯所執圭璧皆朝於玉及相朝所用也故典者前  
既陳三則云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是也其  
公侯伯朝右皆用璋知者以聘禮聘君用圭聘夫用人以  
知於天子及右亦然也其子男既朝王用璧朝右宜用璧以  
璧琮相對故也鄭註小行人云其上公及二王之後享天子  
圭以馬耳右璋以皮其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右璋以  
錦其玉大小各如其命數知者士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  
天子是也其諸侯相朝所執之玉與朝天子同其享玉皆以  
璧享君以琮享夫人明相朝禮亦當然子男相享則皆用璋  
以璋享君以黼故鄭註小行人云其於諸侯亦用璧琮且子男  
於諸侯則享用虎璜下其端是也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君  
諸侯其聘玉及享玉降其君也一等故王人云璋圭璋八寸  
璧宗八寸以琮聘是也。此足見禮之精細如有所謂圭璋八寸  
正義曰按玉藻云凡圭璋八寸以琮聘是也。此足見禮之精細如有所謂圭璋八寸  
也謂將行之時初舉足是前足後足是後足也。此足見禮之精細如有所謂圭璋八寸  
不足於禮雖謂如也。玉藻又云國豚行不舉足齊如也。此足見禮之精細如有所謂圭璋八寸

云國豚行不舉足齊如也。此足見禮之精細如有所謂圭璋八寸  
流矣孔子執圭則然也徐越也。註鄭曰至庭實。正義曰  
享獻也釋詁文也云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者案禮  
禮侯氏既見正乃云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費云  
云四當為三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  
無取於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以享三牲魚腊  
一國所能有唯國所有分為三享皆以璧帛致之禮器云大  
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蓋戶之薦四時  
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  
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纒竹箭與眾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  
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郊特牲曰旅幣無方所以別土  
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鐘次之以和  
君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鄭云覲禮  
之註所言出於彼也諸侯相朝聘其禮亦然案聘禮賓揚奉  
束帛加璧享記曰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小行人  
職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璚  
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鄭註云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  
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璋其大各如其端皆自庭實  
以馬若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下後享於

大

禮

子

禮



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是也其於諸侯亦用璧琮  
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  
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親聘亦如之是用圭  
璧有庭實也。註既享乃以私禮見。正義曰案聘禮賓者  
出請事實告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覲註云朝見也卿將  
公事是欲交其歡敬也不用羔因使而見非特來是也。君  
子不以紺緌飾。孔曰一入曰緌飾者不以爲飾衣似衣齊服  
者三年練以緌飾之爲其似。紅紫不以爲褻服。王曰褻  
衣喪服故皆不以爲飾衣。當暑袷絺綌給必表而出之。孔  
曰暑則單服絺綌葛也。緇衣羔裘素衣麤裘其與衣狐  
裘製裘長短右袂。孔曰服皆中外之色曰緇也。必  
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孔曰今狐貉之厚以居。鄭曰在  
去喪無所不佩。孔曰去除也非喪。非帷裳必殺。  
宿。必殺。去喪無所不佩。孔曰去除也非喪。非帷裳必殺。

之唯惟裳無殺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

孔曰衣主素者

吉月必朝服而朝

孔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

齊必有明衣布

孔曰以布

疏

君子至明衣布。正義曰此一節記孔子衣

色緌者領緣也緌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

三年練以緌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

爲飾衣紅紫不以爲褻服者紅南方間色紫北方間色

私居服非公會之服以其紅紫二色皆不正故不以爲褻服

皆不用也當暑袷絺綌給必表而出之者袷單也絺綌葛也

曰緌籠曰給暑則單服必加尚表衣然後出之爲其形也

也緇衣羔裘素衣麤裘黃衣狐裘者凡祭服先加明衣次加

中衣冬則次加袍夏則不袍爾用葛也次加祭服若朝服

布衣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裘

揚衣之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之上不用裘而加葛葛上加

服凡服必中外之色相稱羔裘黑羊裘也故用緇衣以揚之

麤裘鹿子皮以爲裘也故用素衣以揚之狐裘黃故用黃衣

以揚之裘裘長短右袂者此裘私家所著之裘也裏之者







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知者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焉事於喪殺也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郊特牲既蜡臘先祭其下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註云祭謂既蜡臘先祭其下於其祭農以休息之具息民之祭用黃衣也此說孔子之有黃衣狐裘也是此三者之服中衣與外裘其色皆相玉。註孔曰至佩也。正義曰云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者案要則否佩玉有銜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紿組紿古子佩象環五寸而其組紿是亦居喪則備佩此宜佩也。註王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出。正義曰謂朝祭之服上衣必有殺縫下之裳其制正幅如帷名曰裳則無殺縫其餘服之裳則亦有殺縫故深衣之制要在半下縫齊倍要度服之制裳內削幅註云削猶殺也。註孔曰喪王素吉王吉凶與眾一止義曰擯弓云莫以素器以祭服皆凶衣服是喪王素吉王吉凶與眾一也。註孔曰至介服。正

義曰云吉月月朔也者以詩云二月初吉周禮云正月之皆謂朔日故知此吉月謂朔日也云朝服皮弁服者士大夫云皮弁服素積縹帶素鞶註云此與君視朝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少素為常辟其象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月朔必衣此視朝之服而朝於其所謂我愛齊必變食孔曰改居必遷坐孔曰易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饁而餽孔曰饁餽魚餒而肉敗不食魚敗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失日失生熟不時不食鄭曰不時非朝文日中時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馬曰魚膾非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孔曰薑去也卒而不臭不多食過飽祭於公不宿肉於君亦得







後出**疏**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者出斯出矣正義曰此明出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如之類是禮之正也若不正則孔子不坐也

者老者禮畢出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鄉人讎朝服而立於阼階

**於阼階**故朝服而立於廟之祚階

**疏**鄉人讎朝服而立於阼階

故孔子朝服而立於廟之祚階鬼神依之庶其依已而安也

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以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疏**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者敬也

**疏**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禮云凡以物問遺人於他邦者必

再拜而送其使者所以示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

**疏**康子饋藥拜而受之

饋孔曰去知其故

**疏**拜而受之

曰丘未達不敢嘗。正義曰此明孔子受饋之禮也魯鄉季康子饋孔子藥孔子拜而受之凡受人饋遺可食之物必先嘗而謝之孔子未達其藥之故不敢

先嘗故曰丘未達不敢嘗亦其禮也

**廢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鄭曰重人賤畜退朝曰傷人

此明孔子重人賤畜也

廢焚謂孔子家廢被火也孔子罷朝退歸承告而問曰廢焚之時得無傷人乎下問傷馬與否是其重人賤畜之意不問

馬一句記考之言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

敬君

乃以班賜

**君賜腥必熟而薦之**

孔曰薦其先祖

**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鄭曰於君祭則先飯

君賜至先飯。正義曰此明孔子受君賜食及侍食之禮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者謂君以熟食賜已必正席而坐先品嘗之敬君之惠也君賜必多不可留君之惠既嘗當以

賜君賜腥以熟而薦之者謂君賜已生肉必烹熟而薦其先祖祭君賜也熟食不薦者衰也君賜生必畜之者謂君賜已牲之未殺者必畜養之以待祭祀之用也侍食於君君祭先



飯者謂君召已共食時也於君祭時則先飯矣若為君嘗食  
然○註鄭曰至食然○正義曰云於君祭則先飯矣者曲禮  
云主人延客祭註云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君子不  
忘本者有德必酬之故得食而種種出少許置在巨間之地  
以報先代造食之人也若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  
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  
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此言君祭先  
飯則是非客之禮也故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也  
**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帶不敢不衣  
朝服見君  
帶也病者常居北牖下為君來視則暫時遷鄉南牖下東首  
令君得南面而視之以表其不能衣朝服及大帶又不敢不  
衣朝服見君及但知朝服於身又加大帶於是禮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  
而車駕隨之  
不待駕車而即行出  
車當駕而隨之也  
**入太廟每事問**  
疏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正義曰此明孔  
子急趨君命也俟猶待也謂君命召已  
而車駕隨之

此明孔子因助祭入太廟廟中禮儀  
祭器雖知之猶每事復問道之至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  
於我殯  
無以歸言無親昵  
疏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之恩也言朋友若死更無親昵可歸  
孔子則曰於我殯與之為喪主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  
非祭肉不拜  
有通財之義  
疏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  
輕財重祭之禮也朋友有通財之義故其饋遺之物雖  
是車馬非祭肉不拜謝之言其祭肉則拜之尊神惠也  
不尸  
包曰偃卧四躬布  
居不容  
疏  
居不容  
正義曰此言孔子寢息居家之禮也尸死人也言人  
四躬布展手足似死人孔子則當敬屈也其居家之時則  
為容儀為室家之  
敬難久當和舒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  
素親狎  
見  
冕者與鼓者雖褻必以貌  
周曰褻謂數相見  
凶服  
者式之式負版者  
孔曰凶服送死之衣物  
有盛饌必  
大雅十五  
吾流十  
十一  
寺甫



變色而作孔曰作起也 迅雷風烈必變鄭曰敬天

雷雷為 疏見齊至必變。正義曰此一節言孔子見所哀也

此謂素相親狎言見衣齊衰喪服者雖素親狎亦必為變容

當以貌禮之此即尊在位恤不成人也凶服者雖數相見必

者凶服送死之衣物也負版者是持邦國之圖籍者也式者

言孔子乘車之時見送死之衣物見持邦國之圖籍者皆為

式而敬之也。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者作起也。謂人談盛饌待

疾也。風疾雷為烈此陰陽氣激為天之怒故孔子必變容以

敬之也。註孔曰狎者素親狎也。正義曰案左傳朱華弱與

樂少相狎曲禮云賢者狎而敬之狎是相親慢相親習之

名也。故為素相親狎也。計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也。正義

曰案周禮小宰職曰聽閭里以版圖註云版是戶籍圖也。圖

人款地者以版圖史之司書職曰邦中之版土地之圖籍也。升

以圖籍相將之物故知負版者是持邦國之圖籍也。

車必正立執綏周曰正立執 車中不內顧包曰

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衛既傍視不過 不疾言不親指疏

孔子乘車之禮也。升車必正立執綏者綏者挽以上車之索

也。言孔子升車之時必正立執綏所以為安也。車中不內顧

者顧謂迴視也。言孔子在車中不迴視內顧掩人之私也。不

疾言不親指者亦謂在車中時也。疾言也。以車中為高故不

疾言不親指有所指皆為感人也。註包曰車中不內顧者前

視不過。衛既傍視不過。轉轡也。正義曰衛既傍視是轉轡橫木

馬領者與人計云較兩轡上出轅者則轉轡俱在車之兩傍

言孔子在車中前視則不過。衛既傍視則不過。轉轡也。後

後索曲禮云立視五馬式視馬尾顧不過。載註云立平視也。 尺六寸徑一圍三三六十八得八尺又六寸為一尺八寸 寸摠一規為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為九十九尺六寸為一尺八 為十六步半則在車上得視前十六步半也。而此註云前視 不過。衛既者禮言中人之制此記聖人之行故前視但不過 耳。斯舉矣。馬曰見顏色翔而後集。審觀而後



下疏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正義曰此言孔子審去就也。止疏謂孔子所處見顏色不善則於斯舉動而去之將所依就則必如翔審觀而後下止。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此期而後集一向以飛鳥喻也。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疏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其時故嘆之子路以其時物故三嗅而作起也。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行於山梁見雌雉飲啄得所故數曰山梁雌雉得其時哉。而人不得其時也。子路失指以爲夫子云時哉者言是時物也。故取而共具之。孔子以非已本意義不苟食。又不可逆子路之情故但三嗅其氣而起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一

先進第十一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前篇論夫子在鄉黨聖人之行也。此篇論弟子賢人之行聖賢相次亦其宜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者皆不及門也謂不及仕進之門則此謂不獲於陳蔡得仕  
進者也蓋先進者當襄昭之世後進者當定哀之世云禮樂  
因世損益者為政篇云禮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初則禮樂  
樂因世損益也云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數君子矣者言  
禮樂隨世盛衰後進與時消息皆中當於時故為君子云云  
先進者古風斯野人也者言先輩仕進之人比今則雖尚淳素故云斯野人也  
蔡者皆不及門也鄭曰言弟子從我而不及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正義曰此章與子路而  
子之失所言弟子從我而不及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  
失其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學子也  
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疏德行顏  
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正義曰此章因前章言弟子失所不及仕進遂舉弟子之  
才德尤高可仕進之人鄭氏以合前章皇氏別為一章言若  
任用德行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四人若用其言語

辨說以為行人使適四方則有宰我子貢二人若治理政事  
決斷不疑則有冉有季路二人若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  
二人也然夫子門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而此四利唯舉十  
人者但言其翹楚者耳或時在陳言之唯舉從者其不從者  
雖有才德亦言不及也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  
不說孔曰助益也言回聞言一疏於吾言無所不說。正  
義曰此章稱顏回之賢也助益也說解也凡解資問答以相  
發起若與子夏論詩子曰起予者商也如此是有益於已也  
今回也非助益於已者也以其於吾之所言皆默而識之  
之無所不解言回聞言即解無所發起增益於已也子  
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曰  
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一疏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  
靜盡善故人不獨有非問之言一疏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正義曰此章數美閔子騫之孝行也昆弟也問謂非問之  
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獨有非問之  
言南容三復白圭孔曰白圭不可為也南容請詩至此三反



覆之是其心慎言也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疏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疏

之。正義曰此章美南容言也復覆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孔子知其賢故以其兄之女子妻之此即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者也第子各記所聞故又載之。註

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正義曰此大雅抑篇刺厲王之詩也毛傳云玷缺也箋云斯此也玉之缺尚可磨鑿而平人君政教一失誰能反覆之意言教令尤須謹圓白玉為圭圭有缺猶尚可更磨鑿而平若此政教特宜慎之有缺失則遂往而不可改為王者當危在於此故特宜慎之是詩人戒其慎言南容之心亦欲慎言故三覆讀

也。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疏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

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正義曰此章稱顏回之好學也季康子魯執政大夫故言氏稱對此與哀公問同而答異者以哀公遷怒一

過故因答以諫之康子無之故不云也。顏淵死顏路

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孔子曰路淵父也家貧欲請子之車賣以作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

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孔子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行謙辭也疏

并三章記顏淵死時孔子之語也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者路顏淵父也家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也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者此舉親喻疏也言鯉才鯉不才雖異亦各言其子則同我子鯉也死時但有棺以家貧而無椁吾不賣車以作椁今女子死安得賣我車以作椁乎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者此言不可賣車作椁之由徒行步行也以吾為大夫不可步行故也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者謙辭也

。註孔子至魯也。正義曰云鯉孔子之子伯魚也者世家文也云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謙辭也者案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魯受齊女樂不聽政三日孔子遂適衛歷至宋鄭陳蔡

大司寇攝行相事魯受齊女樂不聽政三日孔子遂適衛歷至宋鄭陳蔡

大司寇攝行相事魯受齊女樂不聽政三日孔子遂適衛歷至宋鄭陳蔡

大司寇攝行相事魯受齊女樂不聽政三日孔子遂適衛歷至宋鄭陳蔡

大司寇攝行相事魯受齊女樂不聽政三日孔子遂適衛歷至宋鄭陳蔡

大司寇攝行相事魯受齊女樂不聽政三日孔子遂適衛歷至宋鄭陳蔡

大司寇攝行相事魯受齊女樂不聽政三日孔子遂適衛歷至宋鄭陳蔡

大司寇攝行相事魯受齊女樂不聽政三日孔子遂適衛歷至宋鄭陳蔡

大司寇攝行相事魯受齊女樂不聽政三日孔子遂適衛歷至宋鄭陳蔡

大司寇攝行相事魯受齊女樂不聽政三日孔子遂適衛歷至宋鄭陳蔡



晉楚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亦不  
仕以哀公十六年卒年七十三今案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  
十二而卒則顏回卒時孔子年六十一方在陳蔡矣伯魚年  
五十先孔子死則鯉也死時孔子蓋年七十左右皆非在大  
夫位時而此註云時為大夫未知有何所據也杜預曰嘗為  
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禭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又  
伯魚先死者王肅家語註云此書又遠年數錯謬未詳也  
或以為假設之辭也徒備空也謂無車空行也是也行謂之  
徒行故左傳襄元年財鄭注兵於泊上杜註云徒兵步兵也  
顏淵死子曰噫傷之聲天喪予天喪予者若喪  
已也再言之疏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正義曰  
者痛惜之甚疏噫痛傷之聲夫喪予者孔子痛惜顏淵更  
言若天喪已也再疏顏淵死子哭之慟馬曰慟從者曰  
言之者痛惜之甚疏顏淵死子哭之慟馬曰慟從者曰  
子慟矣曰有慟乎孔曰不自知非夫人之為慟而  
誰為疏顏淵死至誰為正義曰子哭之慟者慟過哀也  
言夫子哭顏淵其悲哀過甚從者曰子慟矣者從

者眾弟子見夫子哀過故告曰子慟矣曰有慟乎者時夫子  
不自知已之悲哀過故答曰有慟乎邪非夫人之為慟而誰  
為者因弟子言已悲哀過甚遂說已之過哀亦當於理非不  
也夫人謂顏淵言不於顏淵哭之為慟而更於誰人為慟乎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禮貧富有宜顏淵  
之故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  
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馬曰言回自厚  
葬我不得割止非疏顏淵至二三子也正義曰顏淵死門  
其厚葬故云耳疏人欲厚葬之者門人顏淵之弟子以  
其師有賢行故欲豐厚其禮以葬之也子曰不可者禮貧富  
有宜顏淵貧而門人欲厚葬故不聽之曰不可也門人厚葬  
之者初答孔子孔子不聽門人故建孔子而卒厚葬之也子  
曰回也視予猶父也者此下孔子非其厚葬之語也言回也  
師事於已視已猶如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者言回自有  
父存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之故曰予不得視猶  
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者言厚葬之事非我率路問事  
所為夫門人二三子為之也非其厚葬故云耳



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

知生焉知死陳曰鬼神及死事難疏季路至此章明孔子

不道無益之語也子路問事鬼神者對則天曰神人曰鬼

則雖人亦曰神故下文獨以鬼答之子路問承事神其理何

如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者言生人尚未能事之況死者

之鬼神安能事之乎曰敢問死者子路又曰敢問人之若死

其事何如曰未知生焉知死者孔子言女尚未知生時之事

則安知死後乎皆所以抑止子路也以鬼神及死事難明又

語之無益也閔子侍側問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舟

故不答也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鄭曰樂各盡其性若由也

不得其死然孔曰不得疏閔子至死然○正義曰此章

閔子侍側問閔如也者甲在魯則曰侍問閔中正之兒如也

者言其兒如此也子路行行如也者行行剛強之兒舟有子

貢侃侃如也者侃侃和樂之兒子樂者以四子各盡其自熱

之性故喜樂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者然猶焉也言子路以

剛公不得其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

何何必改作鄭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舊貫子

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王曰言必有中者善疏魯人

中○正義曰此章重於勞民也魯人為長府者藏財貨曰府

長其藏名也為作也言魯人新政修之也閔子騫曰仍舊貫

如之何何必改作也言因舊事則亦可矣何必乃復更改作也子

仍因也貫事也言因舊事則亦可矣何必乃復更改作也子

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孔子聞子騫之言而善之也夫大

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子路曰

子路曰

子路曰

子路曰

子路曰

子路曰

子路曰

子路曰

子路曰

子路曰

子路曰

子路曰

子路曰

子路曰

子路曰

子路曰

子路曰

子路曰

子路曰

子路曰

子路曰

子路曰

子路曰

子路曰

子路曰

子路曰

子路曰

子路曰

子路曰

子路曰

子路曰

子路曰

子路曰

子路曰

子路曰

子路曰

子路曰

子路曰



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馬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門人不解謂

孔子言為賤子疏子曰至室也。正義曰此章言子路之

門者由子路名奚何也子路性剛鼓瑟不合雅頌故孔子非

之云由之鼓瑟何為於立之門乎所以抑其剛也門人不敬

子路者門人不解孔子之意謂孔子言為賤子路故不敬之

也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者以門人不解故孔子後

解之言子路之學識深淺譬如自外入內得其門者入室為

深顏淵是也升堂次之子路是也今子路既升我堂矣但未

入於室耳豈可入於室耳豈

可入於室耳豈

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馬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門人不解謂

孔子言為賤子疏子曰至室也。正義曰此章言子路之

門者由子路名奚何也子路性剛鼓瑟不合雅頌故孔子非

之云由之鼓瑟何為於立之門乎所以抑其剛也門人不敬

子路者門人不解孔子之意謂孔子言為賤子路故不敬之

也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者以門人不解故孔子後

解之言子路之學識深淺譬如自外入內得其門者入室為

深顏淵是也升堂次之子路是也今子路既升我堂矣但未

入於室耳豈可入於室耳豈

可入於室耳豈

商也不及孔曰言俱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

及愈猶疏子貢至猶不及。正義曰此章明子張子夏才

性優劣子貢與商也孰賢者師子張子夏才

子夏名數誰也子貢與商也孰賢者師子張子夏才

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者商也子曰然則師愈與者愈猶

也子曰然則師愈與者愈猶

也子曰然則師愈與者愈猶

也子曰然則師愈與者愈猶

也子曰然則師愈與者愈猶

也子曰然則師愈與者愈猶

也子曰然則師愈與者愈猶

也子曰然則師愈與者愈猶

也子曰然則師愈與者愈猶

也子曰然則師愈與者愈猶

也子曰然則師愈與者愈猶

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馬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門人不解謂

孔子言為賤子疏子曰至室也。正義曰此章言子路之

門者由子路名奚何也子路性剛鼓瑟不合雅頌故孔子非

之云由之鼓瑟何為於立之門乎所以抑其剛也門人不敬

子路者門人不解孔子之意謂孔子言為賤子路故不敬之

也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者以門人不解故孔子後

解之言子路之學識深淺譬如自外入內得其門者入室為

深顏淵是也升堂次之子路是也今子路既升我堂矣但未

入於室耳豈可入於室耳豈

可入於室耳豈

復問曰然則子張勝於子夏與與為疑辭子曰過猶不及李

氏富於周公子曰周天子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

益之子曰周天子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

而攻之可也子曰周天子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

子曰周天子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

子曰周天子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

子曰周天子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

子曰周天子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

子曰周天子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

子曰周天子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

子曰周天子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



過  
由也嗟鄭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嗟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賜不受命而化貨殖焉億則屢中言回庶幾聖道也

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德度是非蓋美回所以賜也

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

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

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子曰德也師也辟者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也

而皆不致也師也辟者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也

而皆不致也師也辟者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也

而皆不致也師也辟者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也

而皆不致也師也辟者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也

而皆不致也師也辟者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也

而皆不致也師也辟者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也

而皆不致也師也辟者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也

而皆不致也師也辟者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也

而皆不致也師也辟者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也

而皆不致也師也辟者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也

而皆不致也師也辟者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也

而皆不致也師也辟者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也

此解虛中之由由其至道深遠若不虛其中心則不能知道者

猶尚不能至於知幾微善道者以其各自內有愚魯辟之

病害故也云其於庶幾每能虛中唯回者言唯回每能虛

其中心知於庶幾之道也云懷道深遠若不虛其中心則不能知道者

此解虛中之由由其至道深遠若不虛其中心則不能知道者

此解虛中之由由其至道深遠若不虛其中心則不能知道者

此解虛中之由由其至道深遠若不虛其中心則不能知道者

此解虛中之由由其至道深遠若不虛其中心則不能知道者

此解虛中之由由其至道深遠若不虛其中心則不能知道者

此解虛中之由由其至道深遠若不虛其中心則不能知道者

此解虛中之由由其至道深遠若不虛其中心則不能知道者

此解虛中之由由其至道深遠若不虛其中心則不能知道者

此解虛中之由由其至道深遠若不虛其中心則不能知道者

此解虛中之由由其至道深遠若不虛其中心則不能知道者

此解虛中之由由其至道深遠若不虛其中心則不能知道者

此解虛中之由由其至道深遠若不虛其中心則不能知道者

此解虛中之由由其至道深遠若不虛其中心則不能知道者

此解虛中之由由其至道深遠若不虛其中心則不能知道者

此解虛中之由由其至道深遠若不虛其中心則不能知道者



也云子貢雖無數子之病者謂無愚魯碎嘍之病也然亦不

知道者謂亦如四子不知聖道也云雖不窮理而幸中

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窮理而幸中釋經億則屢中言雖不知道由於

此二累也雖不窮理而幸中釋經億則屢中言雖不知道由於

性但德度之幸中其言也左傳定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曰

真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甲其容俯子貢曰以禮

言而中哀六年以邾子益來是其屢中也雖非天命而偶富

子貢不受命而貨殖也言致富之道當由天命與之爵祿

富有德量之累以此二事何礙虛子張問善人之道子

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孔曰踐迹也言善人不但徒道

之奧室人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莊者不

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二者皆可以為善人

正義曰此言論善人所行之道也子張問善人之道者問行

何道可謂善人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孔子答其善人

之道也踐迹也亦已行舊事之言善人不但循道舊迹而已

善人自立功立事也而善人好謙亦少能創業故亦不能入於

善人之道也故同為一章當是異時之語故別言子曰也論

篤是與者篤厚也謂口無擇言所論說皆重厚是善人與君

子者乎者言身無鄙行之君子亦是善人乎色莊者乎者言

能顯色莊嚴使小人畏威者亦是善人乎孔子謙不正言故

云與乎以疑之也。註論篤至善人。正義曰云口無擇言

孝經文也所言皆善故無可擇也云身無鄙行者所行並

美無鄙惡也以遠小人而不惡而嚴者周易遯卦象辭也

路問聞斯行諸包曰販窮子曰有父兄在如之

何其聞斯行之孔曰當白父冉有問聞斯行諸

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

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

赤也惑敢問孔曰或其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







今二子臣於季氏季氏不道而不能匡救又不退止

備臣數而已不可謂之大臣也曰然則從之者與若子

所欲邪子曰曰然則二子為臣皆當言二子雖從其主若其主

以與君為此大逆亦不與也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

曰賊夫人之子包曰子羔學未熟習而子路曰有民

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曰言治民

習之亦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孔曰疾其以口給應疏

子路至佞者。正義曰此章勉人學也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者子路臣季氏故任舉子羔使為季氏費邑宰也子曰賊夫

人之子者賊害也夫人之子指子羔也孔子之意以為子羔

學未熟習而使為政必累其身所以為賊害也子路曰有民

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者子路辯答孔子言費

邑有人民焉而治之有社稷之神焉而事之治民事神於是

而習之是亦學也何必須讀書然後乃謂為學也子曰是費

惡夫佞者言人所以憎惡夫佞者祇為口才捷給文過飾非

故也今子路以口給應遂已非而子路曾習孔曰習曾

不知窮已是故致人惡夫佞者也子路曾習參父名點

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

也孔曰言我問女女居則曰不吾知也孔曰女常居

或知爾則何以哉孔曰如有用女子路率爾而對

率爾先三人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

因之以饑饉包曰攝迫也迫由也為之比及三年

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方義夫子哂之馬曰求爾

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性謙遠言

小國治之而已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

樂以俟君子孔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亦爾

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也



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

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鄭曰我非自言能願學為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同

規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曰視朝之服小相謂相君之禮點爾何如鼓瑟希

孔曰思所以對故音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

撰孔曰置瑟起對撰具也為政之具鏗者投瑟之聲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

志也孔曰各言己志於義無傷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

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包曰

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玄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十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天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周曰善點三子

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

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

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包曰為國以禮禮貴唯

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

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

何孔曰明皆諸侯之事與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孔曰赤謙言小相疏子路至篇末正義曰此章孔子素問四弟子侍坐因使各言其志以觀其器能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者時孔子坐四子侍側亦皆坐也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者孔子將發問先以此言誘掖之也言女等母以吾長而擇難其對也

言故云一日今我問女女等母以吾長而擇難其對也

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者此問辭也言女常君則云己有才能人不我知設如有人知女將欲用之則女將何

以為治子路率爾而對者子路性剛故率爾先三人而對也

子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以師旅因之以饋饗田也

子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以師旅因之以饋饗田也



之北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者此子路所志也千乘之  
 國公侯之大夫國也攝迫也穀不孰為飢蔬不熟為饑方  
 也言若有公侯之國迫於大國之間又加之師旅長生  
 因之以飢饉民困而由也治之比至三年以來可使其  
 勇敢且知義方也夫子西之者西笑也夫子笑之也求  
 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  
 其禮樂以俟君子者此冉求之志也俟待也求性謙退  
 得方六七十如五十里小國治之而已求也治此小國  
 三年以來使足民衣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此謙  
 赤爾何如者又問公西華也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  
 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者此赤也之志也曰言  
 非自言能之願學焉為宗廟祭祀之事如有諸侯會同  
 侯衣冠端章甫日視朝之時已願為其小相君之禮焉  
 爾何如者又問曾皙也鼓瑟希者時曾皙方鼓瑟承師之  
 思所以對故音希也鏗爾舍瑟而作者作起也舍置也鏗  
 瑟聲也思得其對故置瑟起對投置其瑟而聲鏗然也對  
 異乎三子者之撰者撰具也未敢言其志先對此辭言已  
 所志異乎三子者所陳為政之具也子曰何傷乎亦各言  
 志也者孔子見曾皙持謙難其對故以此言誘之曰於

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欲令任其所志而言也曰莫春者春  
 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者  
 此曾點所志也莫春季春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也我  
 得與二十以上冠者五六人十九以下童子六七人浴乎  
 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  
 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者喟然歎之兒夫子聞其樂道  
 者出曾皙後者子路冉有公西華三子先出曾皙後猶侍坐  
 於夫子也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者曾皙在後問於夫  
 子曰夫三子者適各言其志其言是非何如也子曰亦各言  
 其志也已矣者言三子亦各言其所志而已無他別是非也  
 曰夫子何哂由也者曾皙又問夫子曰既三子各言其志何  
 獨笑仲由也曰為國以禮禮貴謙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也  
 說哂之意言為國以禮禮貴謙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也  
 求也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求也者  
 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者此夫子又言不哂  
 其子路欲為諸侯之事故舉二子所言明皆諸侯之事與子  
 路同其言讓故不笑之徒笑其子路不讓耳赤也為之小  
 能為之大者此夫子又言公西華之才堪為大相也注孔子曰曾  
 小相耳若赤也為之小相更誰能為大相也注孔子曰曾



註方義方。正義曰義宜也方道也言能教之使知合宜之

道也左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註鄭曰至之禮。正義曰

云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者謂禘祫祠烝嘗及追享朝享禘祫之

類皆是也云諸侯時見曰會親親則見也鄭注云此禮以諸

侯見王為文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

討之事則既朝觀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

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穀猶眾也十二歲王始不巡守

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事焉所命之

政如王巡守經月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備是也云端玄端

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若其衣正幅染之玄色

故曰玄端案制云周人玄衣而養老注云玄衣素裳天子

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玄端故此注云端玄端諸侯

朝服若上士以玄為裳中士以黃為裳下士以雜色為裳天

子諸侯以朱為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各為朝服也云小相

禮以諸儀容辭令揖讓之節註云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

各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註云相為主君擯者及賓之介

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紹而傳命

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實敬之至也每門止一相亦相親也

是相謂相君之禮也聘禮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

擯王藻曰君入門介拂闕大夫中張與闈之間上介拂闈則

卿為上介大夫為次介士為末介也此云願為小相者謂不

敢為上擯上介之卿願為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童子六

七人者意在取其朋友十餘人耳云浴于沂水之上風涼於

鄭注曰零者吁也吁嗟而請雨也杜預曰零之言遠也遠為

百穀祈膏雨也使童男女舞之春官女巫職曰旱暵則舞

因謂其處為舞雩舞雩之處有壇墀闔水可以休息故云風

涼於舞雩之下也。註周曰善點獨知時。正義曰仲夏

述堯舜憲章文武生值亂時而君不用三子不能相時志在

為政唯曾皙獨能知時志在澡身

浴德詠懷樂道故夫子與之也

浴德詠懷樂道故夫子與之也

浴德詠懷樂道故夫子與之也

浴德詠懷樂道故夫子與之也

浴德詠懷樂道故夫子與之也

浴德詠懷樂道故夫子與之也

浴德詠懷樂道故夫子與之也

浴德詠懷樂道故夫子與之也

浴德詠懷樂道故夫子與之也

浴德詠懷樂道故夫子與之也

浴德詠懷樂道故夫子與之也

浴德詠懷樂道故夫子與之也

浴德詠懷樂道故夫子與之也

浴德詠懷樂道故夫子與之也

浴德詠懷樂道故夫子與之也

浴德詠懷樂道故夫子與之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一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一





程